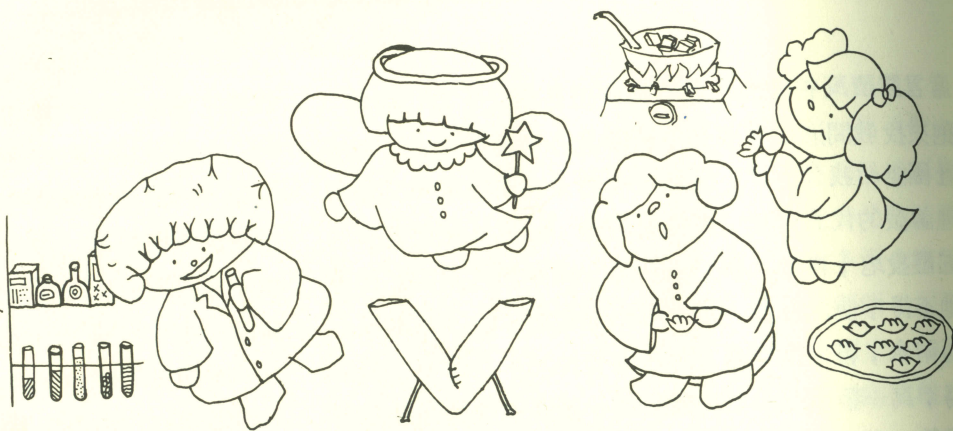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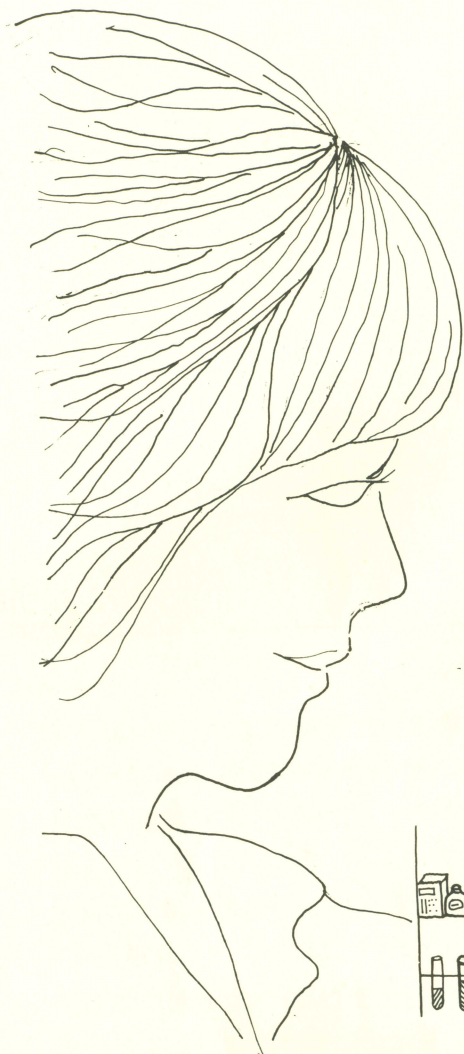


雙

侯玫玫 \



整整一個學期了，逢人問起，嘴裡雖一直嚷著「藥師已經過飽和了」，但我知道，至今仍沒有後悔。

是的，一切是從那開始的，那是在校門口集合，搭上車一去參觀藥廠。班上的活動負責人自始給我們這一群「新鮮人」額外的關心，那次活動他更苦心的安排調課、解決衝堂問題，終能排除萬難的參加了系辦的年度活動，那時的心情總是多少因為礙於情面吧，而現在呢？除了慶幸外，還有感謝。許多陌生的臉要一下熟悉是件難事，但同船渡的感覺已讓我感染了歸屬感；看著藥就像看著前途，那種有點感傷的安全感，誰說藥師的世界狹隘呢？頂著毛毛雨，眼裡裝的是隔離帽、乾淨的隔間、精密的儀器、似懂的品管工作，這些對剛上大二的我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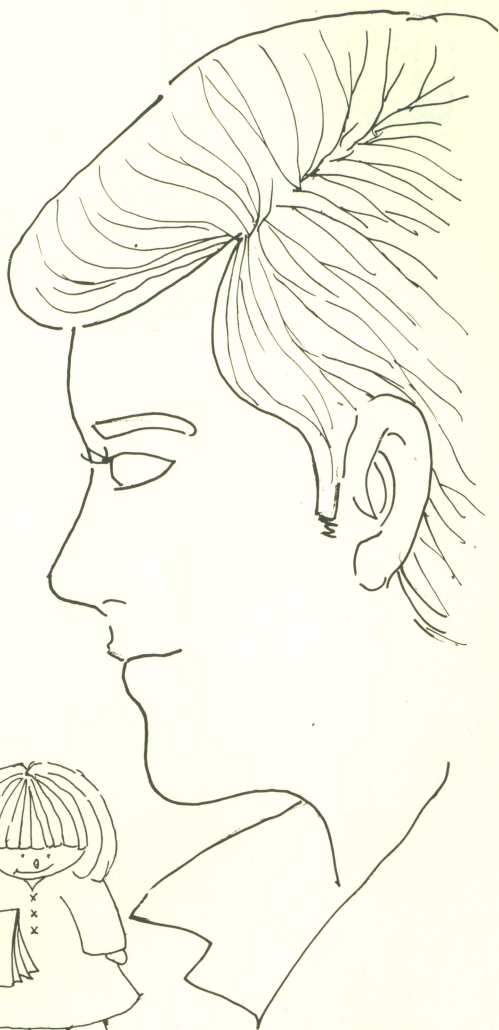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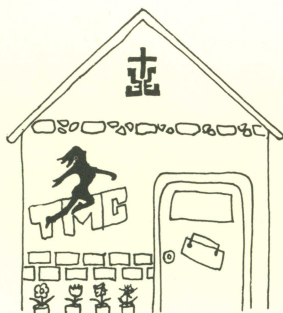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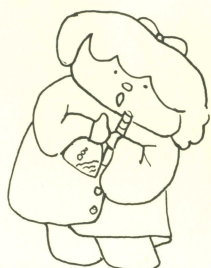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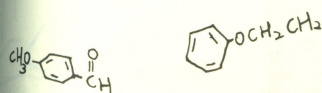
該是種職業面的成長吧！

漸漸地，班級展現了我始料未及的神奇面，先是絕對「新鮮」的海報，隨時在偌大的班級中傳遞著活動的訊息，直覺它真是個小校園—有著許多牽繫著近百人的小社團。接著是小主人與小天使的到來，雖然它不是個新鮮的遊戲，但卻是一群真真實實的人，有了他們能使自己不忍諱的去關心別人，這未嘗不是件美事。再來該是那藥學大樓裡的水餃大餐了，自己慚愧於遲到早退，卻感懷於幕後辛苦籌備，當日致力生產的老師及同學，縱使在藥罐列陳實驗室裡，那一餐仍讓人回味。

當了一學期的過渡人，一面跟著學弟妹上著課，感受他們的新鮮，一面穿插入班上規律的課程，伴著社團裡活動如火如荼的進行，這期間最讓我懷

草

雜



念的是實驗室裡的感情，很多的隔閡都在那裡做了溝通，很多的想法也都在那裡做了表達，從陌生到交談到相知，方式不拘，都是今天、明天、永遠的朋友。

「社團是大學生活的重心」這句話對系裡大多數人而言並不盡然，而我該算是傾向較大的人吧，從一年級的懵懂到現在的對社團的活動情形略知一二，該是得幸於能與許學長、社團負責人的接觸，以及能有機會去付出關心、表達好奇。記得去年此時，自己正為參加太多社團而焦慮，而現在卻得到學長們經驗中因為了解它們而選擇的安心安定，不敢說一定做對了，但沒有懊悔，而這些過程，是須要像求知的那般主動的，主動的去體會社團的利弊才能有選擇的權利，選擇之後的投入就會汨汨的得

到所企求的灌溉，這些也許就是一年來北醫給我的看似理論的感想了；而真正幸之所在是在最緊要的關頭所過濾出的朋友，這是我意料之外的收穫，無限感謝給這些與我共同走過甘苦的友人。

二年級常是每個人社團生命的顛峰，忙著更新替舊，忙著實現理想，常笑言一年級是幸福的，忙著享權利；而二年級是沈重的，忙著盡義務，這一前一後不也樂得一種恍然大悟嗎？

「使人變老的，不是年華的逝去，而是對事物執著的消失。」多少個日子過去，心情天天在更替著，舊時有著白馬王子的心緒已不再，我不知自己真正老了多少，但可確定的是一我仍執著去當個無憂的學生，享受一生唯一的年輕！